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六年
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生活

第三卷第六期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

小言論

做老牛

韜奮

我在時事新報館裏有一位同事近來請假一星期，銷假之後，我問他回去做什麼，他正正經經的回答我說：「做老牛」！我其初倒有點莫名其土地堂，後來纔知道他是回去替他第二「少君」娶親。

他老先生已經做了兩次「老牛」！當他大的「少君」十九歲時候，他做一次「老牛」；當他第二「少君」二十一歲時候，他又做一次「老牛」——最近一次的「老牛」。他的第三「少君」今年十歲，剛纔定婚，可說是他第三次「做老牛」的「預約劵」！

我却主張此後做父母的人，對於子女教育費，當然要盡力擔負，至於兒子成室，應該讓他自己去辦，不應該「做老牛」。沒有能力自己成室的子弟，就應該隨他終身沒有妻子，免得叫他於自身之外，再加上一重牽累，並且免得他害了別人的女子。

一個人不能自立是大恥，終身沒有妻子實在算不了一回事！

那位同事雖然贊成我的主張，但是他說在鄉下地方，各人四五歲就定婚，十歲定婚的已經很少，這樣一來，娶親的時期當然也要提早：所以遲娶的人簡直無女可娶，倘若不做「老牛」，「小雄牛」就永遠得不到「小雌牛」！

我以為這雖是實在的情形，但是將來總要慢慢的開化。我在目前至少希望城裏可以減少幾隻「老牛」。

革新潮流之日本婦女

心水

日本效法西方的文明已有五十餘年：日本婦女在這種革新的潮流中，也就日新月異，與前不同。日本經過維新之後，上等社會的男子多改用

本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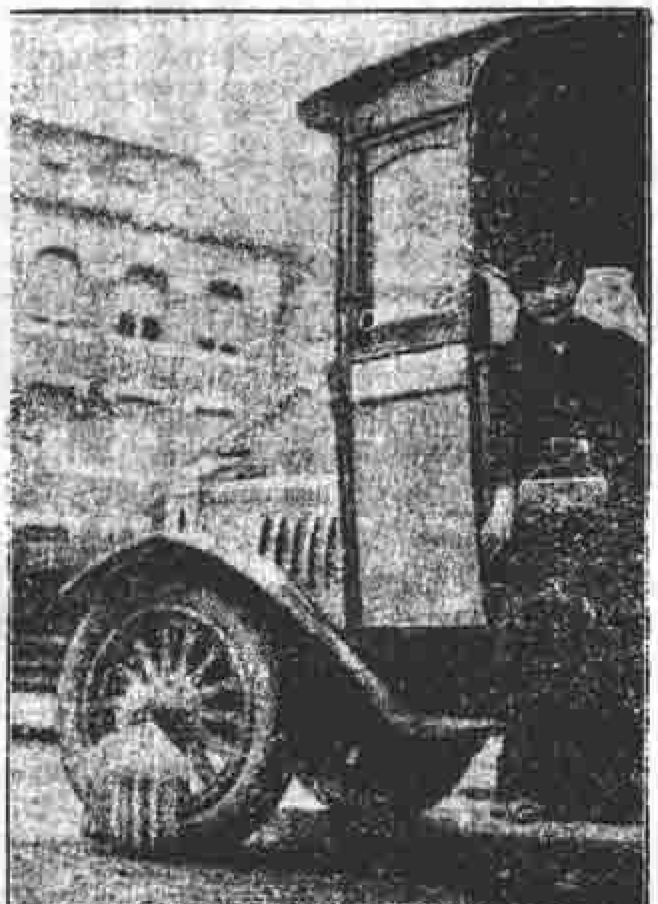
小言論 做老牛 韜奮
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婦女 心水
插圖 (一)日本長途汽車中的女賣票員 (二)十三歲的小女詩家 (三)戴了這副眼鏡結婚 (四)十八歲的演説家 當時
新詩 (一)明月 (二)海棠 潘世鈴女士
有趣味的游記 由上海到香港 鄒恩泳
名著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下) 胡適
生活的藝術化 郭文穎 畢雲程
軼事
有趣味的紀事 鄭毓秀女士自述(四) 彭望芬女士節譯
一位美國人緣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四十二) 鄒恩潤譯

西裝．婦女雖沒有改用西裝，但是她們的頭上髮髻却比從前簡單了，許多；從前的髻很繁，非費數小時的工夫梳不成，眞是無謂的耗費光陰，現在却只要幾分鐘就行了．他們從前也受拘束於閨閫的，現在入學校，就職業，都視爲常事，並且漸漸的注意到政治的參與，藝術的改良，公開的聚會，公開的演講，都不讓男子專美．

講到教育方面，已把法律一科加入女子學校的課程裏，已有幾個私立大學准許女子聽講，爲男女同學的先導．

在全國的婦女裏面，已有百分之十三是有職業的能夠自食其力的婦女；這百分之十三共有三百五十萬婦女，其中約有一百五十萬是就業於工商界，約有一百五十萬是服務於農業，還有五十萬做其他的工作．

美國的新聞紙很注意於婦女之愈益放縱；我國的社會也有人譏評所謂「婦女解放」：在日本新聞界對於放縱的新女子也常有很長的討論，視爲一個重要問題，其實從前文明幼稚的時代，婦女是處於禁錮的環境，以後文明愈進步，婦女當然也趨於解放的一途，這是一種當然而且自然的趨勢，決不能用頑固的方法可以禁住的；不過在婦女方面要謹慎進行，在社會方面要加以相當指導，使得解放之益，力避解放之害．


日本長途汽車中的女賣票員

這是日本東京最新式的長途汽車，車輪上有特別的附件，使泥濘不至汚及行人的衣服．車上還有嬌艷動人的女子賣票員；她是日本三百五十萬的自立女子中的一份子．

日本從前也有娶妾之風，現在日本的婦女不再肯忍受「分下來的」「與別人共分的」愛，所以置妾的事情也不合時宜了．

日本婦女裏面命運最苦的是做公娼．做公娼有一定的區域，並受政府醫生的檢驗．不過決不在街上拉人，尋常在街上也看不見，這類婦女當然也在亟待解放之列．

自由與自立是彼此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日本婦女既欲力求自由，便有許多加入職業界，自食其力．僅就東京一處而論，做菜館女夥計的女子有七千人之多，其中年齡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不等，自十八歲至二十歲的在半數以上．她們除得「酒錢」之外，每月薪金約自十圓至二十五圓．她們大多數用所得的薪金做自己的衣服及個人隨用的東西；有的也拿來津貼父母，或放在貯蓄銀行裏面去．

日本婦女的思想當然也跟着革新的潮流而日新．試閱日本全國教育會

關於這一方面的報告，便覺得很有趣味。裏面載了許多女校長的意見。有一位校長說：『有許多女學生居然大談其性的解放，眞是可怕已極』她們雖一知半解，然竟有大膽蔑視從前所重視的女德！』還有一位校長現出極恐慌的形態說：『就是鄉村的女子，也效法城市的時髦女子，說的話做的事簡直要嚇死老前輩！』我以女德當然要重視，不過像專門拿來禁錮女子的自由與思想的有名無實的女德，借重女德兩字來嚇人，却要不得！像『女子無才便是德』，婚姻要自己一點不參意見，何嘗不是頑固派所謂女德、然而就不堪聞了！至講到『嚇死老前輩』，我覺得好的老前輩固須敬重，若無理取鬧的老前輩，多嚇死幾個，倒是功德無量！

日本婦女在思想上所受的影響，書籍的功效很不輕。在已往的五十年裏面，關於婦女問題的西文書籍，由日本婦女及男子譯述出版的着實不少，況再加以十幾種倣效西洋的紀實雜誌，遂使日本婦女西洋化，此外爲婦女而出版的年刊有廿餘種之多，其中有一種之銷數每期竟達十五萬本之多，益以日本之新文學，不像從前之無病呻吟，多討論有關係於婦女的社會問題。婦女自己亦有種種團體的組織，從多方面力謀改進的方法。書籍文學及團體的組織以外，還有兩種勢力，於日本婦女革新的潮流中，也有很大的影響：（一）受西洋婦女的影響。有許多西洋婦女在日本女校中擔任教員，有的在教堂中工作，有的作長期的旅行，都給日本婦女以接觸西洋婦女的機會，於是耳濡目染，觀念乃異。（二）受西洋電影輸入的影響。由西洋輸入的影片，把西洋的生活，宣洩無遺，尤其是關於社會與家庭的生活情形與原理。於是觀感所及，舊習俗漸有瓦解的趨勢。總之現在世界已入啓發的潮流，決不能再用禁錮的老方法，壓制人的聰明思想，只有指導，決難壓制。

日本法律禁止十五歲以下的女子出嫁，禁止十七歲以下的男子娶妻，男子在三十歲以前，婚事須得父母的同意，女子在二十五歲以前，婚事須得父母的同意。在二十歲以上的女子，在未嫁以前，法律上的地位與男子平等；但是既嫁之後，關於法律上的行爲，如借債讓產及其他法律上的事務，都須經她丈夫的手，沒有自主之權。這樣看來，婦女嫁了人，反而把身分降低了，似乎有點不通！

日本的離婚，也比往昔爲盛。最近雖沒有看見有什麽統計發表，據一九二三年的統計，離婚佔全數婚姻百分之十，也很可驚人。在日本離婚最容易的辦法，是男女兩方都一致的同意，便無問題。此外離婚的主要藉口是私通。但是關於這一點，日本法律也有一種特異的情形：就是做丈夫的可以到法庭控訴老婆與人私通，做女子的却不能，必須受她丈夫引誘的女子的丈夫因此事控了她的丈夫，纔能定她丈夫的罪。不過法律上雖不因做丈夫的有私通或嫖或娶妾的行爲而准許做妻子的離婚，但近來因社會心理的維新，這種事已爲輿論所不許。

日本工廠之工人，有百分之五十六是女工，而童工裏面也以女子居多數。在日本的初等學校，男女生的數目雖相等，但一到初等後再高年級的

兩年裏面，女生的數目只有男生的半數．不過最近的『學校律』將要免除這種不公平的情形：因為照這種所頒行的學校律，全國的男子兒童都須入校到十六歲．義務教育的年齡要提高到十六歲，童工的年齡也不准在十六歲以下．這真是教育方面一個大進步．

日本婦女現在還沒有選舉權，居然有這樣法律通過於議會，真是好現象！要謀得有益的革新，在民智方面想，根本之圖還是要普及教育，提高教育．

潘女士是潘仰堯先生的女公子，現年纔十三歲，聰慧絕倫，平日極喜作詩，隨處有她的感觸，隨處有她的詩意，這種天真爛漫的『天籟』，實在有趣！　編者

新詩

明月
潘世銓女士

閒步望天空，
掛着一輪明月，
使我心中發生了許多感觸，
同是望月的人，
為什麼有笑有哭？
月兒呵！
吾望你使世界上的人，
都能心滿意足！

海棠
潘世銓女士

海棠！海棠！
你天天躲在牆邊，
羞答答的怕人見面．
太陽照着你，你姿態可憐；
雨兒潤着你，你顏色鮮妍；
蝶兒圍着你，你飄飄如仙．
海棠！海棠！
吾願你春光秋月
年年！

有趣味的紀事

由上海到香港

鄒恩泳

作者允本刊特約，已經替我們做了好多篇有趣味有價值的文字．他於十一月十五日被一位老朋友拉到廣西南寧去擔任市政工程師，這篇是他從香港途中寄來的．　編者

西洋禮節的形式，我們固然不必盡學，不過有關公益的習慣，我們却應當特別注重；其實有許多普通的習慣，或好或壞，是一種很簡單的問題，凡稍有常識的都應當知道．然而我這次由上海到香港，船上所見識的却不免使我替我國人難為情．

許多人的常識如此缺乏，如何補救，倒要請教育家想個法子才好。

我乘的船是加拿大皇后號，船上設備得很潔淨美麗，乘室中有中國人，有西洋人，凡出洋過的人都知道這種船上的情形。

沒有開船前一夜，有許多人上船，那裏面也有來送行的，我看見有一個房間裏面坐着四五個同胞，大家都抽香烟。不久有四五支殘餘香烟一齊望門外掉去，伸脚踏沒。於是乾乾淨淨的地板上面，現出四五塊黑迹，散着四五枝烟尾，次晨役人掃地，一面掃一面嘴裏嘰哩咕嚕，大概是罵他們的話。

這天晚上十點鐘我就睡覺了。後來忽有一種聲音使我由夢中驚醒，原來隣近房間裏的中國客人這時候剛才登船，放開喉嚨談天，周圍四五個房間的人，都能夠聽見！我那天晚上如果塞着兩個耳朵，還是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所以不得不靜候這兩位『雷公』擾得疲極，要睡以後，我才能夠重入睡鄉。次日我偶爾聽見一位西洋女人和人家說昨天晚上她被高聲談論嘈擾了好久，所以沒有睡足，我聽見後，很替『雷公』害羞。

次日早餐，和我同桌的有一位同胞叫了一盤煎蛋。他偏要一隻蛋一口吃下，於是將蛋叉到嘴邊，撲嚇一聲蛋落在盤上，他又試又失敗，連試數次，好容易把一隻蛋吃下去了。這位先生吃午餐的醜態，讀者可以猜想得之，我不必多說了。所可恨的，餐間裏中西人都有，這種樣子被西人看見，以爲我們『同胞』都是如此，可厭，使我們做『同胞』的人看見了；實在說不出的難過！不過每餐我雖都替他擔憂，他自己却行若無事。

到了香港以後，好像到了外國一樣，不但用的錢幣是香港幣，就是郵票也要用香港郵票，香港地方完全受英國法律管理。香港對面的九龍本是我國國土，現在也無形中被英國侵佔，受香港政府管轄了。可歎可歎！

但是香港本是一個荒島，英人以前居然要割據去，就已經有了眼光；以後又築成一個東亞有名的商埠，更是極有本領。一方面我恨他的帝國主義，一方面我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經營能力。我國要雪國恥，還有培養這種才幹纔好，否則即使他們拱手將香港送還我們，我們也辦不好。

我在香港最苦的是方言不通。粵語我本懂得一半，也說得一半。然而有時還要指天畫地的和啞子差不多，他們也不能完全理會，所以就我個人言，也好像到了外國一樣。我對於方言能說好幾種，譬如北京話，上海話，福州話，重慶話，南京話，等等，都可以對付，惟獨廣州語程度最低，這次就吃了他的虧。方言如此不便，也是國家進步的一個障礙。

名著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下）

胡適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

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

，也曾有公田均產的思想。但這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不曾實地變成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變成範圍人生的勢力。不曾在東方文化上發生多大的影響。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愛，成了十八世紀革命口號。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革命。美國的憲法，法國的憲法，以至於南美洲諸國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三大主義的絕大影響的。

戴了這付眼鏡結婚，所以離婚案日見其多了！

舊階級的打倒，專制政體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論，出版』幾大自由的保障的實行，普及教育的實施，婦女的解放，女權的運動，婦女參政的實現，……都是這個新宗教新道德的實際的表現。這不僅是三五個哲學家書本子裏空談：這都是西洋近代社會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這是已成了範圍人生，影響實際生活的絕大勢力。

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裏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抗拒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築在個人求幸福的基礎之上，所以向來承認『財產』爲神聖的人權之一，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個觀念根本動搖了：有的人竟說『財產是賊贓』，有的人竟說『財產是掠奪』。現在私有財產制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徵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財產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

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强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還在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各國的「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 的發達，工廠的視察，工廠衛生的改良，兒童工作與婦女工作的救濟，紅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行，工人的保險，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 的運動，失業的救濟，級進制的 (Progressive) 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實行，……這都是這個大運動已經做到的成績，這也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

東方的舊腦筋也許要說：「這是爭權奪利，算不得宗教與道德。」這裏又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認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吃虧，努力奮鬥，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東方人見富貴說，他是「前世修來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應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說：「貧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結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們不是爭權奪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他們奮鬥的結果是人類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

朋友們，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求呢？

我們現在可總合評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這一系文明建築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礎之上，確實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物質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確然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繼續不斷地尋求眞理，探索自然界無窮的祕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權，建立人化的宗教；拋棄了那不可知的天堂淨土，努力建設「人的樂國」「人世的天堂」；丟開了那自稱的個人靈魂的超拔，儘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會化了的新宗教與新道德，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眞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去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眞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只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們說「不知足是神聖的」。(Divine Discontent)

物質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鋼鐵世界，汽機世界，電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科學世界。社會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男女平權的社會，勞工神聖的喊聲，社會主義的運動。神聖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進化的動力。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眞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眞正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 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眞理是無窮的，物質上的享受是無窮的，新器械的發明是無窮的，社會制度的改善是無窮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來一器的滿足，改良一種制度，有一種制度的滿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敗的，後人可以繼續助成，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可以給努力的人充分愉快的。所以大詩人鄧內孫(Tennyson) 借古英雄 Ulysses 的口氣歌唱道：

然而人的閱歷就像一座穹門，
從那裏露出那不曾走過的世界，
越走越遠，永永望不到他的盡頭。
半路上不幹了麼，沉悶呵！
明晃晃的快刀，爲什麼甘心上銹！
難道留得一口氣就得生活了？
朋友們，來罷！
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曾太晚的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來了。剩下的還不少呢。
現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掀天動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我們，——
光陰與命運頹唐了幾分壯志！
終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尋，去發見，
永不退讓，不屈伏。 （完）

生活的藝術化

郭文驥

郭君是一位年纔十八的青年演說家。今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即南洋大學）演說競賽列第一。他的演詞頗長，這篇不過是他演詞思想的「結晶」。 編者

內生活的藝術化

朋友們；我們要用藝術的精神來美化我們的內的生活，就是說要把藝術的精神來充滿我們的精神生活。有了偉大的藝術精神，發而爲畫，發而爲詩，自然成爲偉大的藝術家。

沒有自私自利的功利心

藝術的精神，第一就是沒有自私自利的功利心。我們人類所以終年煩惱，似乎生活在世界上感到無味的原因，就在此地：因爲他是憤恨悲哀的根源。我們中國弄得這樣糟，也就在乎無論任何階級的分子，多懷着自私自利。我們現在要養成犧牲的精神，

不怕犧牲自我，而以民衆的利益爲依歸。否則永遠的這樣下去。打倒了一個壞人，第二個更利害的又會出來的。

誠懇

藝術的精神，第二就是誠懇。藝術作品如爲虛僞的表現，就根本失去了藝術的偉大價值，大家都虛僞，不誠懇，就互相猜忌，終日不安，彼此生活都苦！

不顧成敗

藝術的精神，第三是不顧成敗。中國有許多事業不發達，就是因爲稍有點失敗，就灰心了。倘有多數人不顧成敗的向前幹去，自然會多了許多專門家，并且不滿意現在環境的人也定能達到他的滿意目的；無生氣的社會定會恢復生氣。

以上的話，簡畧的說，我們應該拿這種偉大的權術精神來充滿我們的精神生活。

外生活的藝術化

『生活藝術化』的內生活說完了，談談外的生活。

外的生活的藝術化，比如雖然是一根草木，放在有藝術意味的位置上，就格外動人！

利用美術的圖書，音樂等等。我們常受點藝術的陶醉；房閒內佈置得清潔，放點花卉，文學書籍，於是我們所常在的地方也有藝術的意味了。

我們一面要把藝術的精神來充滿我們的精神生活，一面要把藝術來美化我們的外的生活。

傲慢者不愛人，亦不愛於人。（英諺）

軟化

畢雲程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本是一個聰明好學的人，他在蘇州某大學文科畢業，成績很好，得到文學士的學位，又在該校專習理科二年，結果又得了理學士的頭銜。人家都稱他爲雙料學士。他仍不自滿足，以爲像他這樣不過有了一些研究學問的根基，應當從此再繼續研究一種高深學問，方可對於社會有一種貢獻，所以他決定赴德留學，而先從加習德文入手。

他既決定了這個宗旨，即入上海某大學德文班肄業。其時同班多中學畢業生，見他以雙料學士之頭銜，而再習德文。羣以爲異，然他宗旨既定，則專心一志，研習德文，進步之速，成績之佳，一時無兩，不料噩耗傳來，他的惟一保護人（幫助他學費的岳父）竟一病不起，他父母既早逝世，此時他自己又已娶妻生女，一家負擔突然落在他的身上，於是他不得不急謀職業以維持生計，經他蘇州母校的介紹，遂爲上海某大學教員。

他雖經過此極大挫折，然而他赴德留學之心仍不爲搖動。在他教學的時候，同時抱一種研究的態度。他對同學非常誠摯，同學對他亦非常歡迎。其一種相親相愛之情形，竟分不出

是師生，或是朋友。如是者二年，他的生活非常純潔而愉快，因為他與他的夫人相愛甚深。他的夫人是中西女學的高材生，溫良恭儉，實在是他的一個良伴。所以他除了由校到家，由家到校以外，從來沒有到外面去沾染一種時行的惡習。

正在這個時候，我國工業受歐戰影響，有突飛之進展。各實業家多延攬人才，以為擴充事業之用。他亦於此時為友人介紹於某大實業家，擔任某部主任。不料公司中同事公餘之暇，挾妓飲酒，賭博遊戲，無所不為。起初把他硬拉在一處，後來久而久之，他亦潛移默化，漸漸改變了他的志願，漸漸腐化了他的行為。

不久歐戰告終，物價狂跌，某大實業家失敗，雖然我友尚有機會可以用他的才能做一番事業，而他已為物質的引誘所軟化，不願再做辛苦的職務。其時他的惟一目的就是發財，就是趕快發財，發了財可以滿足他物質的欲望。他的愛妻雖然和以前一樣，但是他常常在外挾妓飲酒，賭博遊戲，往往要半夜三更回到家裏。

最近我得到了一消息，說他在某交易所投機失敗，精神非常痛苦。……唉！我不願再寫下去了，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幾年不聚在一處，竟使一個聰明好學的青年變到如此地步！物質引誘的利害，青年意志的軟弱。均使我非常痛心。我深望他能快快的覺悟！

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南京。

有趣味的紀事

鄭毓秀女士自述

B. Van Vorst筆記　彭望芬女士節譯

第七章　到北京

我們在香港勾留了幾天，然後再趁輪船到上海；這時在船上的外國人，比中國人更要多些。船主也是一個英國人，但是他能夠說很純熟的中國話；我常常用了詫異的眼光去看他，這一來動了他的好奇心，因此他問我：「你喜歡這隻船嗎？」我老實不客氣的回答他：『我還是第一遭趁這樣的船呢。』船泊上海口岸的時候，我看見了很多我所從未看見過的東西，並看見向所未見的那樣的婦人。他們和我在廣州時看見過的，可又大大的不同了。這時我非常驚奇，同時又十分快樂：好像我已經發現了新世界似的，因為我從前的見聞，都限於廣州一隅，不知道廣州以外，還有什麼世界。

，船過了上海，一直向天津進發，一等到了天津，我們便上了岸，再換乘火車到北京。從天津到北京只消坐三點鐘火車。當我們那隻船到天津的時候，我很盼望我父親能從北京來接我們。可是我失望了；他祇派一個男僕來幫同照料照料行旅。我和我母親哥哥姊姊們，都是第一次趁火車，此時幾致目迷神眩，不能自持了。我們穿着的都是一色廣州式樣的衣服，因此很惹人家注目；可是我母親這時正全神貫注在打算她將來的種種問題，所以對於人家注意我們，她全都不在心上，火車到北京車站的時候，我從車窗裏望去，看見有一個很高大的人，站在月台上，不知怎的，我料定他定是我的父親，這時我快樂得幾致說

不出話來・雖然匆促間他還未曾和母親說什麼話・我在他的面部表演上看出，知道他那時也非常欣慰・當我們帶了行李，離開車站，到我父親的寓所裏來的時候，那邊早已有許多親戚朋友候着我們了：他們都是我母親幼年時候的朋友，一朝異地重逢，不消說是非常欣慰的・當夜由那些朋友們設筵替我們洗塵，席間談論鄉情，更覺得十分快意・至於我這時無論坐和立，却要瞻近我父親的身旁，好像我既已找到了他，就一刻也不能再離開他的樣子・

我在那時——自從到了北京以後——不再像先前在廣州時，專和一般孩子們作伴，一天到晚和他們同受祖母的訓斥・當我到北京的第一年，我父親送我到一所女學校裏唸書，從此每天就有了一定的功課；大概上午到學校裏去，下午跟了母親去看看親戚朋友・可是這種拜訪，日久後頓使我非常乏味，因爲他們所談的都是千篇一律的話，並且出門時所坐的馬車，四面關得緊緊地，像從前在廣州時坐的轎子一樣，一些也看不見北京街道的情形；在夏天的時候，還要使人悶得透不過氣來・父親很歡喜我，讓我常常跟在他的身旁・他除了每天早晨或下午，到辦公處去辦公以外，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逛，他都是帶我去的・可是我穿着女孩子的服裝，在路上來去，很惹人注意，因爲那個時候，上等人家的女孩子是不能這樣在街上跑來跑去的；爲了這個緣故，我父親就把我裝扮得和男孩子一樣，穿着長的袍子，大的靴子，頭上還戴着男孩子們的帽子；這樣一來，誰都認不出我是一個女子了・

赴約以正時之前三四分鐘爲度・先半時，遲半時，皆爲失禮・

（新禮儀之一）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四十二）

鄒恩潤譯

章卿被政府委任，將要到美國去做領事去，我和章卿就忙着預備動身的事情・有一天下午家人談起我們的兒女裏面，應否留一兩個在家鄉・

阿翁對章卿道：『依尋常的情形，你應該和你的弟弟一樣，一個人獨自到美國去，把你的全眷留下與我們同住・至少你也應該留下一個小孩子在家鄉・但是你的母親和我都明白你現在所處的情形和尋常不同，你的妻子是美國人・她對於我們的見解，已有許多十分的遷就諒解，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現在我和你的母親當然也要體諒體諒她的意思，而且她的意思也就是你的意思・我們知道，依美國的觀念，小孩子應當跟着父母的；我們當然不能禁止你照着這樣辦法・但是我要你知道，倘若你能留下一個小孩子，我們就非常的愉快・我們要小心保護，這是不消說的，你也一定知道的・』

好一會兒工夫，彼此都默然無語

，我當時在旁邊，心裏也忐忑不安，當然輪不到我說話，就是輪得到我開口，我也說不出。我當時心裏在那裏暗想：倘若這許多小孩子都離開家鄉，婆婆要何等的寂寞；但是我們小家庭在美國，少看見一個小面孔，也是難過的事情，我一面這樣暗想着，一面眼巴巴的望着章卿的面孔，看出他的面孔上也有進退兩難的神氣，不過不大留意的人還看不出。後來章卿竟開口回答。

他很誠懇的說道：『父親，母親，我們心裏異常感激雙親的慈愛。我們這種異常感激的心意，想起來父母也一定知道的。我們知道小孩子跟着雙親，有許多益處，這些益處是我們自己所不能給與他們的。但是我們的幾個小孩子裏面，有那一個我們可以留下享受這些益處呢？講到威爾佛，他是我們的長子，我們也想帶着他同走。次子愛爾佛呢，在我們幾個人裏面，他似乎是最不宜於南方的天氣。夏天的酷熱已使他面色蒼白，活潑減損。所以他很需要航海，換換空氣。至於女兒愛麗霞，她還是一個嬰兒，又是我們的獨一女兒。所以我們似乎都離不開他們。這決不是我們忘記雙親的好意而敢一意孤行，務請雙親諒解。』

這樣一來，阿翁和婆婆當然都彼此對着搖頭，略有傷懷的意思。雖是他們兩個老人彼此搖一搖頭，繼而也就彼此笑了起來。

父親答應章卿的請求。並且還說：『這樣也好。但是有件事你一定要答應，此事非他，就是每隔多少時候，無論你的職務怎樣忙，一定要回來一蹈 而且你們一齊都回來，和我們團聚再去。不要讓你們的小孩子忘記了我們，也沒有讓他們忘記了中國語言。最多過四年，你們一齊都要回來。』

阿翁這個意思，章卿和我當然立刻答應。婆婆和我彼此重複齊說：『再過四年，一齊都回來。』這樣說着的時候我們都眼淚盈眶。』

那天夜裏，我對我的丈夫說：『我們起先應該要答應留下一個小孩子。』

但是章卿對於這件事的腦子，的確比我清楚。他問我：『到底留下那一個好？』他這句話問得很有意思。我當時聽了他這樣口氣，知道我的提議完全是空的。

譯餘閒談　西俗出遠門總是帶着家眷一起走的居多。你看就是老學者，像美國的杜威博士克伯屈博士等，來華演講，都各人帶着夫人同來。中國作客他鄉，多數都是孤身的。顧蔭亭先生近和他的夫人由歐洲倦游回國，顧夫人也說西人以離了眷屬遠游為奇怪少見的事。這件事當然西俗好。不過中國一般人做不到這件事，也有他們種種的困難：例如大多數仍是大家族制度，勢難帶着許多人同走，只好一個都不帶，此其一。就是可以帶着小家庭一部分走，往往因經濟方面的關係，覺得錢用不起，也只好作罷，此其二。中國有許多地方交通不便，途中實在累贅，而且彼此都受累，所以索性以少動為上策，此其三。還有中國職業界常不安定，得了一件事，不知能做多久，所以多取審慎態度，不敢來往徙勞，此其四。有此種種原因，這件事明知依西俗好，也只得嘴裏說聲好，實際上有許多人做不到。